



06979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七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劉廙別傳

政論注
曰備政

蔣子 政要論

備政

夫為政者譬猶工匠之造屋也廣廈既成眾稅不安則
梁棟為之斷折一物不備則干柱為之並廢善為屋者
知梁椽之不可以不安故棟梁常存知一物之不可以
不備故眾椽與之共成也善為政者知一事之不可闕
也故無物而不備知一是之不可失也故眾非與之共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一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棊

得其不然者輕一事之為小忽而闕焉不知眾物與之
共多也觀一非之為小也輕而蹈焉不知眾是與之共
失也夫政之相須猶輓轄之在車無輓轄猶可以小進
也謂之歷遠而不頓躓者未之有也夫為政者輕一失
而不矜之猶乘無轄之車安其少進而不觀其頓躓之
患也夫車之患近故無不觀焉國之患遠故無不忽焉
知其體者夕惕若厲慎其愆矣夫為政者莫善於清其
吏也故選託於由夷而又威之以篤罰欲其貪之必懲
令之必從也而姦益多巧彌大何也知清之為清而不
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

袁疑弄

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饑寒切於肌膚固人情之所難也
其甚又將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
婦不婦矣貧則仁義之事狹而怨望之心篤從政者捐
私門而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光室族祿不足以代其
身骨肉饑寒離怨於內朋友離叛衰捐於外虧仁孝損
名譽能守之而不易者萬無一也不能原其所以然又
將佐其室族之不和合門之不登也疑其名必將忘其
實因而下之不移之士雖苦身於內冒謗於外捐私門
之患畢死力於國然猶未獲見信之衷不免黜放之罪
故守清者死於溝壑而猶有遺謗於世也爲之至難其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罰至重誰能爲之哉人知守清之必困於終也違清而
又懼卒罰之及其身也故不爲昭昭之行而咸思闇昧
之利姦巧機於內而虛名逸於外人主貴其虛名而不
知賤其所以爲名也虛名彰於世姦實隱於身人主眩
其虛必有以闇其實矣故因而貴之敬而用之此所謂
惡貪而罰於由夷好清而賞於盜跖也名實相違好惡
相錯此欲清而不知重其祿之故也不知重其祿非徒
失於清也又將使清分於私而知周於欺推此一失以
至於欺苟欺之行何事而不亂哉故知清而不知所以
重其祿者則欺而濁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

必須至
亡也百
三字恐
當連正
文
逆疑併

則竭而不足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凡此數事相須而成偏廢則有者不為用矣其餘放欺無事而不若此者也不可得一二而載之耳故明君必須良佐而後致治非良佐能獨治也必須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猶醫也臣猶鍼也法陰陽補瀉也鍼非人不入人非鍼不徹於病二者既備而不知陰陽補瀉則無益於疾也又況逆失之哉今用鍼而不存於善術使所鍼必死夫然也欲其疾之療亦遠良醫急於速療而不待鍼入之無恙也明君急於治平必善法而後而不待亡失之不便亡也

正名

夫名不正則其事錯矣物無制則其用淫矣錯則無以知其實淫則無以禁其非故王者必正名以督其實制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物以息其非名其何以正之哉曰行不美則名不得稱稱必實所以然效其所以成故實無不稱於名名無不當於實也曰物又何以制之哉曰物可以養生而不可廢之於民者富之備之無益於養生而可以實於世者則隨尊卑而為之制使不為此官不得服此服不得備此飾故其物甚可欲民不得服雖捐之曠野而民不敢取也雖簡於禁而民皆無欲也是以民一於業本務而末息有益之物阜而賤無益之寶省而貴矣所謂貴者民貴願之也匪謂賈貴於市也故其政惠其民潔其法易其業大昔人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此之謂與

慎愛

忘疑忌

夫人主莫不愛愛已而莫知愛已者之不足愛也故惑
小臣之佞而不能廢也忘違已之益已而不能用於夫
犬之爲猛也莫不愛其主矣見其主則騰踊而不能自
禁此歡愛之甚也有非則鳴吠而不遑於夙夜此自效
之至也昔宋人有沽酒者酒酸而不售何也以其有猛
犬之故也夫犬知愛其主而不能爲其主慮酒酸之患
者不噬也夫小臣之欲忠其主也知愛之而不能去其
嫉妒之心又安能敬有道爲己願稷契之佐哉此養犬
以求不貧愛小臣以喪良賢也悲夫爲國者之不可不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察也

審愛

爲人君者莫不利小人以廣其視聽謂視聽之可以益
於己也今彼有惡而已不見無善而已愛之者何也智
不周其惡而義不能割其情也已不能割情於所愛慮
不能覩其得失之機彼亦能見已成敗於所闇割私情
以事其上哉其勢適足以厚姦人之資此朋黨者之所
以日固獨善之所以孤弄也故視聽日多而闇蔽日甚

弄疑弄

豈不詭哉

欲失

夫人君莫不願眾心之一於己也而疾姦黨之比於人也欲得之而不知所以得之故欲之益甚而不可得亦甚疾之益力而爲之者亦益勤矣何也彼將恐其黨也任之而不知所以信之朝任其身夕訪於惡惡無毀實善無賞分事無小大訪而後知彼眾之不必同於道也又知訪之不能於己也雖至誠至忠俾曾參以事其親借龍逢以貫其忠猶將屈於私交況世俗之庸臣哉故爲君而欲使其臣之無黨者得其人也得其人而使必盡節於國者信之於己也

疑賢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苟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故常願之於心而常失之於人也非願之之不篤而失之也所以定之之術非也故爲忠者獲小賞而大乖違於人恃人君之獨知之耳而獲訪之於人此爲忠者福無幾而禍不測於身也得於君不過斯須之歡失於君而終身之故患苟賞名而實窮於罰也是以忠者逝而遂智者慮而不爲爲忠者不利則其爲不忠者利矣凡利之所在人無不欲人無不欲故無不爲不忠矣爲君者以一人而獨慮於眾姦之上雖至明

成恐或威

而猶困於見聞又況庸君之能觀之哉庸人知忠之無益於己而私名之可以得於人得於人可以重於君也故篤私交薄公義爲己者殖而長之爲國也抑而割之是以真實之人黜於國阿欲之人盈於朝矣由是田季之恩隆而齊魯之政衰也雖成之市朝示之刀鋸私欲益盛齊魯日困何也誠威之以言而賞之以實也好惡相錯政令日弊昔人曰爲君難不其然哉

任臣

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信而保治於己也是以其聽察其明昭身日高而視日下事日遠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六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而聽日近業至難而身至易功至多而勤至少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爲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人主淺之則不陷於之難人主深之則進而順之以取其心所闕者忠於國而難明於君者也所修者不必忠於國而易行於時者也因其所貴者貴之故能同其貴因其所賤者賤之故能殊於賤其所貴者不必賢所賤者不必愚也家懷因循之術人爲悅心易見之行夫美大者深而難明利長者不可以倉卒形也故難明長利之事廢於世阿易見之行塞於側爲非不知過知困不知其乏此爲天下

美疑

阿下恐有脫文

有下不
字恐衍

共一人之智以一人而獨治於四海之內也其業大其
智寡豈不蔽哉以一蔽主而臨不量之阿欲能不惑其
功者未之有也苟惑之則人得其志矣人得其志則君
之志失矣君勞臣逸上下易所是一君爲臣而萬臣爲
君也以一臣而事萬君鮮不用矣有不用人之名而終
爲人所用也是以明主慎之不貴知所用於己而貴知
所用於人能用人故人無不爲己用也昔舜恭己正南
面而已天下不多皐陶稷契之數而貴聖舜獨治之功
故曰爲之者不必名其功獲其業者不必勤其身也其
舜之謂與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七

連筠簪叢書
靈石楊氏栗

下視

夫自足者不足自明者不明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
遍者以其高於眾之上也鐙燭至微至小而無不可之
者以其明之下能照日月之所蔽也聖人能觀往知來
不下堂而知四方蕭牆之表有所不喻焉誠無所以知
之也夫有所以知之無遠而不觀無所以知之雖近不
如童昏之履之也人豈踰於日月而皆賢於聖哉故高
於人之上者必有以應於人其察之也視下視下者見
之詳矣人君誠能知所不知不遺鐙燭童昏之見故無
不可知而不知也何幽冥之不盡況人情之足蔽哉

蔣子萬機論

蔣濟

政略

夫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爲泰故君稱元首臣爲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是以陶唐欽明義氏平秩有虞明目元愷敷教皆此君唱臣和同亮天功故能天成地平咸熙於和穆盛德之治也夫隨俗樹化因世建業慎在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時移而不移違天之祥也民望而不因違人之咎也好善而不能擇人敗官之患也三者失則天人之事悖矣夫人乖則時逆時逆則天違天違而望國安未有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八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葉

刑論

看疑覽

患之巨者狡猾之獄焉狡猾之民不事家事煩貸鄉黨以見厭賤因反忿恨看國家忌諱造誹謗崇飾戲言以成醜語被以叛逆告白長吏長吏或內利疾惡盡節之名外以爲功遂使無罪并門滅族父子孩老肝腦塗地豈不劇哉求媚之臣側入取舍雖烝子啖君孤已悅主而不憚也況因捕叛之時無悅親之民必獲盡節之稱乎夫妄造誹謗虛書叛逆狡猾之民也而詐忠者知而族之此國之大殘不可不察也

用奇

或曰官人用士累功積效以次相敘明主之法忠臣之節盡矣若拔奇求異超等踰第非臣之事也應之曰顧當憂世無奇人倘有又不能識耳明法忠節未必已盡也自昔五帝之冠固有黜陟之謨矣復勤揚側陋殷有考誠之誥矣復力索巖穴西伯有呈效之誓矣復旁求魚釣小伯有督課之法矣復遽求囚俘漢祖有賞爵之約矣復急追亡信若脩敘爲明法拔奇爲非事是兩帝三君非聖哲而鮑蕭非忠吏也然則考功案第守成之法也拔奇取異定社稷之事也當多事之世而論無事之法處用奇之時而必效一官之智此所以上古多無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脩疑循

嚴之國也是以高世之主成功之臣張法以御常人厚禮以延奇逸求之若不及索之若骨肉故能消災除難君臣同烈也曩使五主二臣牽於有司束於脩常不念疇諮則唐民康哉之歌不作殷無高宗之號周無殪商雅頌之美齊無九合功漢殲於京索而不帝矣故明君良臣垂意於奇異誠欲濟其事也使奇異填於溝壑有國者將不興其治矣

漢元帝爲太子時諫持法秦深求用儒生宣帝作色怒之云俗儒不達不足任亂吾家者太子也據如斯言漢之中滅職由宣帝非太子也乃知班固步驟盛衰發明

名則二
字似衍

是非之理弗逮古史遠矣昔秦穆公近納英儒招致智
辯知富國強兵至于始皇乘歷世餘滅吞六國建帝號
而坑儒任刑疏扶蘇之諫外蒙恬之直受胡亥之曲信
趙高之諛身沒三歲秦無噍類矣前史書二世之禍始
皇所起也夫漢祖初以三章結黔首之心並任儒辯以
并諸侯然後閔漏吞舟之魚烝民樸謹天下大治宣帝
受六世之洪業繼武昭之成法四夷怖征伐之威生民
厭兵革之苦海內歸勢適當安樂時也而以峻法繩下
賤儒貴刑名是時名則石顯弘恭之徒便僻危嶮杜塞
公論專制於事使其君負無窮之謗也如此誰果亂宣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粟

政要論

桓範

爲君難

或曰仲尼稱爲君難夫人君者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
柄用人之才因人之力何爲不成何求不得功立則受
其功治成則厚其福故官人舜也治水禹也稼穡弃也
理訟皋陶也堯無事焉而由之聖治何爲君難耶曰此

其所以爲難也夫日月照於晝夜風雨動潤於萬物陰陽代以生殺四時迭以成歲不見天事而猶貴之者其所以運氣陶演協和施化皆天之爲也是以天萬物之覆君萬物之燾也懷生之類有不浸潤於澤者天以爲負員首之民有不霑濡於惠者君以爲恥是以在上者體人君之大德懷恤下之小心闡化立教必以其道發言則通四海行政則動萬物慮之於心思之於內布之於天下正身於廟堂之上而化應於千里之外雖黠續塞耳隱屏而居照幽達情燭於宇宙動作周旋無事不慮服一絲則念女功之勞御一穀則恤農夫之勤決不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十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萊

聽之獄則懼刑之不中進一士之爵則恐官之失賢賞毫釐之善必有所勸罰纖芥之惡必有所阻使化若春氣澤如時雨消凋污之人移薄僞之俗救衰世之弊反之於上古之朴至德加於天下惠厚施於百姓故民仰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且佐治之臣歷世難遇庸人眾而賢才寡是故君人者不能皆得稷契之幹伊呂之輔猶造父不能皆得騏驥之乘追風之匹也御轔醫必煩轡銜統庸臣必勞智慮是以人君其所以濟輔羣下均養小大審覈眞僞考察變態在於幽冥窈妙之中割毫折芒纖微之閒非天下之至

恩上恐
二奸字
疑一有
誤

士疑當
作上或
主

精孰能盡於此哉故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
以成大不信可不慮之以詐乎臣有貌厲而內荏色取
仁而行違可不慮之以虛乎臣有害同儕以專朝塞下
情以壅上可不慮之以嫉乎臣有進邪說以亂是因似
然以傷賢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因賞以恩因罰以佐
威可不慮之以奸乎臣有外顯相薦內陰相謀事託公
而實俠私可不慮之以欺乎臣有事左右以求進託重
臣以自結可不慮之以偽乎臣有和同以取諧苟合以
求薦可不慮之以禍乎臣有悅君意以求親悅主言以
取容可不慮之以佞乎此九慮者所以防惡也臣有辭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栗

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順可不怒之以直乎臣有樸駁而
辭訥外疏而內敏可不怒之以質乎臣有犯難以爲士
離謗以爲國可不怒之以忠乎臣有守正以逆眾意執
法而違私志可不怒之以公乎臣有不曲己以求合不
耦世以取容可不怒之以貞乎臣有從側陋而進顯言
由卑賤而陳國事可不怒之以難乎臣有孤特而執節
分立而見毀可不怒之以勁乎此七恕者所以進善接
下之理也御臣之道豈徒七恕九慮而已哉

臣不易

昔孔子言爲臣不易或人以爲易言臣之事君供職奉

危字上
下疑有
脫文

以上疑
脫是字

命勅身恭已忠順而已忠則獲寵安之福順則無危辱
之憂曷爲不易哉此言似易論之甚難夫君臣之接以
愚奉智不易以明事闇爲難唯以賢事聖以聖事賢爲
可然賢聖相遭既稀又周公之於成王猶未能得斯誠
不易也且父子以恩親君臣以義固恩有所爲虧況義
能無所爲缺哉苟有虧缺亦何容易且夫事君者竭忠
義之道盡忠義之節服勞辱之事當危之難肝腦塗地
膏液潤草而不辭者以安上治民宣化成德使君爲一
代之聖明已爲一世之良輔輔千乘則念過管晏佐天
下則思醜稷禹豈爲七尺之軀寵一官之貴貪充家之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棗
祿榮華躡之觀哉以忠臣之事主投命委身期於成功
立事便國利民故不爲難易變節安危革行也然爲大
臣者或仍舊德藉故勢或見拔擢重任其所以保寵成
功承上安下則當遠威權之地避嫌疑之分知虧盈之
數達止足之義動依典禮事念忠篤乃當匡上之行諫
主之非獻可濟否匪躬之故剛亦不吐柔亦不苟所謂
大臣以道事君也然當託於幽微當行於隱密使怨咎
從己身而眾善自君發爲羣寮之表式作萬官之儀範
豈得偷樂容悅而已哉然或爲邪臣所譖幸臣所亂聽
一疑而不見信事似然而不可釋忠詭計而爲非善事

事下疑
脫則字

若疑有
誤字

變而爲惡罪結於天無所禱請激直言而無所訴深者
卽時伏劔賜死淺者以漸斥逐放弃蓋比干龍逢所以
見害於飛廉惡來孔子周公所以見毀於管蔡季孫也
斯則大臣所以不易也爲小臣者得任則治其職受事
脩其業思不出其位慮不過其責竭力致誠忠信而已
然或困辱而不均厭抑而失所是以賢者或非其議預
非其事不著其陋不嫌其卑庶貫一言而利一事然以
至輕至微至疏至賤千萬乘之主約以禮義之度匡以
行事之非忤執政之臣暴其所短說合則裁自若不當
則離禍害或計不欲人知事不從人豫而已策謀適合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西

連筠簞叢書
靈石楊氏棗

陳偶同上者或顯戮其身以神其計在下者或妬其人
而奪其策蓋關思見殺於鄭韓非受誅於秦龐涓刖孫
臆之足魏齊折應侯之脇斯又孤宦小臣所以爲難也
爲小臣者一當恪恭職司出內惟允造膝詭辭執心審
密忠上愛主媚不求奧竈而已若爲苟若此患爲外人
所彈邪臣所嫉以職近而言易身親而見信奉公俠私
之吏求害之以見直懷奸抱邪之臣欲除之以示忠言
有若是事有似然雖父子之閒猶不能明況臣之於君
而得之乎故上官毀屈平爰盜譖朝錯公孫排主父張
湯陷嚴叻夫數子者雖示純德亦親近之臣所以爲難

典恐當
作與

也爲外臣者盡力致死其義一也不以遠而自外疏而
自簡親涉其事而掌其任苟有可以興利除害安危定
亂雖違本朝之議詭常法之道陳之於主行之於身志
於忠上濟事憂公無私善否之閒在己典主可也然患
爲左右所輕重貴臣所壅制或逆而毀之使不得用或
用而害之使不得成或成而譖之使不得其所吳起見
毀於魏李牧見殺於趙樂毅見讒於燕章邯畏誅於秦
斯又外臣所以爲危也此舉梗槩耳曲折纖妙豈可得
備論之哉夫治國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須而行
相待而成矣天以陰陽成歲人以刑德成治故雖聖人
臺書治要

卷四十七

五

連筠修叢書
靈石楊氏栗

未之有
也衍

爲政不能偏用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
半者三王也杖刑多任德少者五霸也純用刑強而亡
者秦也夫人君欲治者旣達專持刑德之柄矣位必使
當其德祿必使當其功官必使當其能此三者治亂之
本也位當其德則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祿當其功則
有勞者勸無勞者慕未之有也凡國無常治亦無常亂
欲治者治不欲治者亂後之國士人民亦前之有也前
之有亦後之有也而禹獨以安幽厲獨以危斯不易天
地異人民欲與不欲也吳坂之馬庸夫統銜則爲弊乘
伯樂執轡卽爲良驥非馬更異教民亦然也故遇禹湯

則爲良民遭桀紂則爲凶頑治使然也故善治國者不
尤斯民而罪諸己不責諸下而求諸身傳曰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由是言之長民治
國之本在身故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若詹者
可謂知治本矣

政務

凡吏之於君民之於吏莫不聽其言而則其行故爲政
之務務在正身身正於此而民應於彼詩云爾之教矣
民胥效矣是以葉公問政孔子對曰子帥而正孰敢不
正又曰苟正其身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何故君子爲政以正己爲先教禁爲次若君正於上則
吏不敢邪於下吏正於下則民不敢僻於野國無傾君
朝無邪吏野無僻民而政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凡政之
務務在節事事節於上則民有餘力於下有餘力則
無爭訟之有乎民民無爭訟則政無爲而治教不言而
行矣

節欲

夫人生而有情情發而爲欲物見於外情動於中物之
感人也無窮而情之所欲也無極是物至而人化也人
化也者滅天理矣夫欲至無極以尋難窮之物雖有賢

羣術也
以恐有
脫文誤
字

絕當作

莊王誤
作共王
其豔當
作豔其

聖之姿鮮不衰敗故脩身治國也要莫大於節欲傳曰
欲不可縱歷觀有家有國其得之也莫不階於儉約其
失之也莫不由於奢侈儉者節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
節欲者安堯舜之居土階三等夏日衣葛冬日鹿裘禹
卑宮室而菲飲食此數帝者非其情之不好乃節儉之
至也故其所取民賦也薄而使民力也寡其育物也廣
而興利也厚故家給人足國積饒而羣術也以仁義興
而四海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夫閉情無欲者
上也拂心消除者次之昔帝舜藏黃金於嚳巖之山抵
珠玉於深川之底及儀狄獻旨酒而禹甘之於是疏遠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七

連筠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儀狄純上旨酒此能閉情於無欲者也楚文王悅婦人
而廢朝政好獠獵而忘歸於是放逐丹姬斷殺如黃及
共王破陳而得夏姬其豔國色王納之宮從巫臣之諫
壞後垣而出之此能拂心消除之也既不能閉情欲能
抑除之斯可矣故舜禹之德巍巍稱聖楚文用朝鄰國
恭王終諡為恭也

詳刑

夫刑辟之作所從尚矣聖人以治亂人以亡故古今帝
王莫不詳慎之者以為人命至重壹死不生一斷不屬
故也夫堯舜之明猶惟刑之恤也是以後聖制法設三

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訊然猶復三判僉曰可殺然
後殺之罰若有疑卽從其輕此蓋詳慎之至也故苟詳
則死者不恨生者不忿忿恨不作則災害不生災害不
生太平之治也是以聖主用其刑也詳而行之必欲民
犯之者寡而畏之者眾明刑至於無刑善殺至於無殺
此之謂矣夫闇亂之主用刑彌繁而犯之者益多而殺
之者彌眾而慢之者尤甚者何由用之不詳而行之不
必也不詳則罪不值所罪不值則當死反生不必則令
有所虧令有所虧則刑罰不齊矣失此二者雖日用五
刑而民猶輕犯之故亂刑之刑刑以生刑惡殺之殺殺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栗

以致殺此之謂也

兵要

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
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耳然以戰者危事兵者凶器
不欲人之好用之故制法遺後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
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
好不忘天下之王也夫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
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要在於仁以愛之
義以理之也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臣民不附
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眾者善政之謂也善

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也故政善於內兵強於外歷
觀古今用兵之敗非鼓之日也民心離散素行豫敗也
用兵之勝非陣之朝也民心親附素行豫勝也故法天
之道履地之德盡人之和君臣輯穆上下一心盟誓不
用賞罰未施消奸慝於未萌折凶邪於殊俗此帝者之
兵也德以爲卒威以爲輔修仁義之行行愷悌之令關
地殖穀國富民豐賞罰明約誓信民樂爲之死將樂爲
之亡師不越境旅不涉場而敵人稽顙此王者之兵也
辨能

夫商鞅申韓之徒其能也貴尙譎詐務行苛剋則伊尹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周邵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國強兵有可取焉甯
成郅都輩放商韓之治專以殘暴爲能然其抑強撫弱
背私立公尙有可取焉其晚世之所謂能者乃犯公家
之法赴私門之勢廢百姓之務趣人閭之事決煩理務
臨時苟辨但使官無譴負之累不省下民吁嗟之冤復
是申韓甯郅之罪人也而俗猶共言其能執政者選用
不廢者何也爲貴勢之所持人閭之士所稱聽聲用名
者眾察實審能者寡故使能者之分不定也夫定令長
之能者守相也定守相之能者州牧刺史也然刺史之
徒未必能考論能否也未必能端平也或委任下吏聽

士字似
循

其整頓
當作整頓

無字恐
衍

浮游之譽或受其戚黨貴勢之託其整頓傳舍待望迎
賓聽其請謁供其私求則行道之人言其能也治政以
威嚴為先行事務邀時取辨恹望上官之指敬順監司
之教期會之命無降身以接士之來違法以供其求欲
人聞之事無不循言說之談無不用則寄寓游行幅巾
之士言其能也有此三者為之談聽聲譽者之所以可
惑能否之所以不定也

尊嫡子孫莫不稱嫡也凡光祖禰安宗廟傳國土利民人者在於立嗣繼世繼

世之道莫重於尊嫡別庶也故聖人之制禮貴嫡異其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服數殊其寵秩所以一羣下之望塞變爭之路杜邪防

萌深根固本之慮歷觀前代后妻賤而姪賤貴太子卑

而庶子尊莫不爭亂以至危亡是以周有子帶之難齊

有無知之禍晉有莊伯之患衛有州吁之篡故傳曰並

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

諫爭之事誠不諫言者之婚難不民傾齊國激於諫也

夫諫爭者所以納君於道矯枉正非救上之謬也上苟

有謬而無救焉則害於事害於事則危道也故曰危而

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扶之之道莫過於諫矣

故子從命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是以國之

其
出整

生疑言

面恐而

將興貴在諫臣家之將盛貴在諫子若託物以風喻微
 生而不切不切則不改唯正諫直諫可以補缺也詩云
 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正諫者也
 易曰王臣謇謇傳曰愕愕者昌直諫者也然則拂人之
 耳逆人之意變人之情抑人之欲不爾不為諫也雖有
 父子兄弟猶用生怨隙焉況臣於君有天壤之殊無親
 戚之屬以至賤干至貴以至稀閒至親何庸易耶惡死
 亡而樂生存恥困辱而樂榮寵雖甚愚人猶知之也況
 士君子乎今正言直諫則近死辱而遠榮寵人情何好
 焉此乃欲忠於主耳夫不能諫則君危固諫則身殆賢
 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人君子不忍觀上之危而不愛身之殆故蒙危辱之災
 逆人主之鱗及罪而弗避者忠也義也深思諫士之事
 知進諫之難矣

決壅

夫人君為左右所壅制此有目而無見有耳而無聞積
 無聞見必至亂正故國有壅臣禍速近鄰人臣之欲壅
 其主者無國無之何也利在於壅也壅則擅寵於身威
 權獨於己此人臣日夜所禱祝面求也人臣之壅其君
 微妙工巧見壅之時不知也率至亡敗然後悔焉為人
 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進下之道在於

面恐而
字誤

生疑

博聽博聽之義無貴賤同異隸豎牧圉皆得達焉若此則所聞見者廣所聞見者廣則雖欲求壅弗得也人主之好惡不可見於外也所好惡見於外則臣妾乘其所好惡以行壅制焉故曰人君無見其意將爲下餌昔晉公好色驪女乘色以壅之吳王好廣地太宰陳伐以壅之桓公好味易牙烝首子以壅之及薛公進美珥以勸立后龍陽臨釣魚行微巧之詐以壅制其主沈寔無端甚可畏矣古今亡國多矣皆由壅蔽於帷幄之內沈溺於詔諛之言也而秦二世獨甚趙高見二世好淫游之樂遺於政因曰帝王貴有天下者貴得縱欲恣意尊嚴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棨

若神固可得聞而不可得覩高遂專權欺內二世見殺望夷臨死乃知見之禍悔復無及豈不哀哉

讚象

夫讚象之所作所以昭述勲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宜由上而興非專下而作也世考之導實有勲績惠利加於百姓遺愛畱於民庶宜請于國當錄於史官載於竹帛上章君將之德下宣臣吏之忠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爲盈亡而爲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

見之禍
恐有誤
字

導實疑
有誤字

庶幾疑
有誤字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視常侍黃門賓客假其氣勢以致公卿牧守所在宰蒞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爲臣無忠誠之行而有姦欺之罪背正向邪附下內上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勲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踵稱以爲義外若讚善內爲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爲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且夫賞生以爵祿榮死以誅謚是人主權柄而漢世不禁使私稱與王命爭流臣子與君上俱用善惡無章羣書治要

卷四十七

三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栗

得失無效豈不誤哉

序作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義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爲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貴而名賤廢滅不可勝記唯篇論俶儻之人爲不朽耳夫奮名於百代之前而流譽於千載之後以其覽之者益聞之者有覺故也豈徒轉相放效名作書論浮辭談說而無損益哉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溢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

賤疑姓
篇疑篤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體論 典語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僞行要名而姦臣以僞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應之矣君以僞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隩譬猶游雲夢而迷惑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蹶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秦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詖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

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已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二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治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奸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學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奸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父乎是猶斃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

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眾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粟

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有人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已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聖賢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梏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眾以至少御

至眾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
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
君以忠晏平仲對齊景公君若弄禮則齊國五尺之童
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弄禮
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
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
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
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柰
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
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四

連筠籟叢書
靈石楊氏葉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
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
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
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
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
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
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必懸重賞而求
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疏遠必得其人然後授
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

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貞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慙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五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棊

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尙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閒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

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偷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下比以闇上不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眾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恥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己立壞之於閭

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眾溫柔足以服人不排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僕而走晏平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取上疑
有以字

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沖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恥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拂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設而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

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
以此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漬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
成功而不處爲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
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八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
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皁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捨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眾以爲道小人微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恥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

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九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聚

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隨亂

續書
卷四十八

然上恐
脫情字

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
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
不離道化流而不濫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
之也皋繇瘡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而爲太
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聖王冕而前旒
所以蔽明黈纁充耳所以揜聰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
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
也而望民之信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
夫君尊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
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面而臨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十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栞

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外取諸身而能
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
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
不可以不知民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
施之於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
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
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
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
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
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

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奸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韓輕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敘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眾共之眾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

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詄眾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恥免而無恥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七

連筠蓂叢書
靈石楊氏葉

固疑罔

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奸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躬修立默議論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觀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

効疑効

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學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

獄吏斷練飾法成辭於手也孔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泚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
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
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
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
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
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
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

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
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
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古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采

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
武皆亦至聖之君也然必俟伊尹爲輔呂尙爲師然後
乃能興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爲
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師蹤往
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夫人君者以至
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
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
所遺漏不有忠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
不聞矣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充慾麗

賢當作
監

覺上疑
脫體字

烈當作
裂

綿疑錦

服適體遠眺迴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游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嫱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閒饋代至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織締處華屋之大廈居重蔭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蓐疊茵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累席居隙密之深室處複帘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醖醖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為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

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恥稟工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襄申伯吉甫著誦祈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聚

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

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姪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

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闈之內眼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畱意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璫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席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

各得下
其字疑
衍

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濟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惰哉庶事墮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榮

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誠以效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位重人主總君謨以觀眾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

言類
卷下

登階之
間恐有
脫字

下協心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
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之也人
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級而天下莫不
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
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
若此之人進退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
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
權辱昔賈生常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
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充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探疑換

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眾理乎故明君聖主裁
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况
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
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
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
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
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
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
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

無下恐
有脫字

之何可不料哉

外紀 龜文 甄陸 樂淵 學思 嚴古 藝文 五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
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
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
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
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
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
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
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三

連筠 移叢書
靈石 楊氏 栗

也不戰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
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
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戰之
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
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埽秦項被以惠澤飾
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
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
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
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
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廡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

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文德之資文德之資文德之資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眾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眾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主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棗

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側忘飡恕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饑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氈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饑之食身無蔽形之

衣婚姻無以致媵死葬無以相卹饑寒入於腸骨悲愁
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
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
宙丕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

卷四十八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唐書治要卷四十八

張穆校

羣書治要卷四十八

張穆校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魏徵等奉勅撰

傅子

傅立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葉

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宥輕之明德慎罰而不宥忍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其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

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乘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傳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尙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相取作
將相可
取

子下有
也字

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詎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

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廈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敘矣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饒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四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琰

價作資

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參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

舊無其
字補之

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

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拙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恒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怨民

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五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棗

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卓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成

典作正

賤疑職

內作罔

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

率舊作
廢改之

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六

連筠篔簹叢書
靈石楊氏栞

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未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

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尙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恥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麀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七

連筠篔簹書
靈石楊氏栞

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亾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

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同意矣老子
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
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
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
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
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
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已之所疑
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
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八

連筠縵叢書
靈石楊氏藏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
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
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
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
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
家者亟亾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
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
推已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平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
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
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

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亾之禍也哉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齋不嘗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哉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矣輕其刑而赦元惡刑矣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

悔上疑
脫威字

法刑之
法疑任
字誤

之以五刑糺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
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
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
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
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
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此法所
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也然則
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
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祿况無德無功而敢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十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棊

虛于爵祿之制乎然則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
爵者位之級而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
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官德淺
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術宗黨薄足以
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
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
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
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
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

術作術
既食於
人四字
無

故作欲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

吏作利
無天字

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葉

主上有
八字

致治者未之聞也

大天不與其力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旬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與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奔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某

基疑墓

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劔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

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卽役煩而賦重
世無事卽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
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卽上宜
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
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
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

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况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
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
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三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下上有
天字

其卦類

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
濟其善於是東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
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
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
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
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
獸保其性然者也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
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
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

故利出於禮讓卽脩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脩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

上好德則下脩行上好言則下飾辯脩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尙焉不尊賢尙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趨之趨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齒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知人有好善尙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尙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尙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尙乎正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

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亾秦是也秦之覷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宥恤也耳淫亾國之聲天下小大哀

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
天而起萬國爲之癩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
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
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
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而後動靜不妄以率先天下而
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
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
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
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六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琰

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
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
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
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
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
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
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
下無所忌矣石厚子也石碓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
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

舊無法
字補之

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倦於人而內寡閒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怨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七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荅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

尚下有
寬字

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
先封所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
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
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
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土聞矣自非聖
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
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
尊者天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
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
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太

運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棗

然下有
受字

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
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
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亾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
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
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
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無欲
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
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
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

周·疑同

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
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
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
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
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
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
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
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
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九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采

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肯上上
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
相恤而亾知相救存相恤而亾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
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
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
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
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
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
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
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

民而下
恐有闕
文弱上
下恐有脫
字

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爲能者
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
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
亾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
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
念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
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
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
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紮其不法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字

連筠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
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
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
然則令長者取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
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
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
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亾公道亾
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

越恐當
作所

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道未有不以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三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葉

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

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常下有由字

推役侈

作推侈

割作割

術上惑疑

傳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鬪龍逢而夏以亾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亾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傳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

或問佞孰為大傳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眾言必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三

連筠篸叢書 靈石楊氏棗

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為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取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忤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取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為害深下佞形露為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

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
即明法者所以齊眾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
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
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
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
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
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金鼎乎其閒爨之
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
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閒則何憂乎相
羣書治要

卷四十九

重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棗

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夫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則釜鼎乎其閒爨之
煮之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
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閒則何憂乎相
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短不於茲 苗夔校 夫之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準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

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

愛人父母之行也為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

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

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一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栞

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

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

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

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

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為之體故

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恥導

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

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

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

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

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也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也是故失威失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亾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二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聚

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亾秦之以孤特亾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滅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旣違宗國

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既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泰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採

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尙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

治疑法

奏上下
似脫字

養足下
似脫養
足二字

等散亾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
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
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
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
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
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
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
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主設官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四 連筠穆叢書 靈石楊氏棊

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民多則歸農者
眾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
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
則政理政理則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
制送終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表
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無無用
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行不得行非先
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
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
莫大於孝敬義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

辭異書

矣此教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
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之道也
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服士勸則忠信
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
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尙義則同利者相覆尙法則貴
公者相刻相刻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
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
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五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葉

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
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
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
輕天下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
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
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
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
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
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
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

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疑閒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亾國之兵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眾物備舉人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眾善不以一過掩眾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羣書治要

卷五十

六

連筠篲叢書
靈石楊氏栞

在一一者何也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眾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爲袁子稱之曰夫入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爲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妄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

漫恐當
作良
諛恐當
作諂

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爲之容說人主不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爲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使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爲非忠臣以逆迂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爲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爲狂有竄伏於窟穴此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闔其大今賢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

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
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亾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
闔閭霸及夫差立鳴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
報大恥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
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
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
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身達不
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
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
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八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
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
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
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
民知恥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
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
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恥之教
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

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尙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尙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天下同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九

連筠縹叢書
靈石楊氏萊

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土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大臣故也寬則得眾用賢則多功信則

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詩人疾
培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受人夫有德則
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
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
禁令欲其約事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
功此聖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
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以王天
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下之物故也是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十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故寬則得眾虛則受物信則不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
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
況乎以至公處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
刑于寡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
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
之眾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
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
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
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
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

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金者人問其故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十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受當作
愛

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會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卽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卽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卽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卽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卽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卽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羣書治要卷五十

治國之要有三。一曰食。二曰兵。三曰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謂利有罪者能罰之。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已。則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微不至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

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
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
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
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
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
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
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十四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
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至善也以是規
之則八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
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
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
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
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
以人禁人是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
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
之疑交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羣書治要

卷五十

五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棠

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眾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羣書治要

卷五十

六

連筠篔叢書
靈石楊氏棗

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

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七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

相賞之
開疑有
脫字

疏疑跡

一
本
書
下

本
書
不
慎
作
順
一
字

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仁明法之謂死
 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
 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
 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
 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
 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
 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
 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
 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
 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全正義也而後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大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棊

酒誠

抱朴子

葛洪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
 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
 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
 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
 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為身患者不
 亦信哉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
 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疊累也夫酒醴之

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正山之巨損君子
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勢不及禍世之士
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
灾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
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湏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
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
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之器並用滿酌
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
首及亂屢舞僊僊舍其座遷載號載如沸如羹或爭
辭尙勝或啞啞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壓
羣書治要

卷五十

十九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栗

梁作良
舊無忌
之至鹿
十六字
補之

酌作酌

梁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懽者效慶
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
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競者悉裨瞻以
高交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闖茸之性露而傲狼
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
憚以九折之坂爲蟻封也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
以呂梁之淵爲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遷威怒
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
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尙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

邦作鄰

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
談爲詆詈以忠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
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
陵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
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怨矣
起眾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
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
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
論能否料瀝霑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筐注於所敬
慇懃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
羣書治要

卷五十一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悅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
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
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
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攻治
酒之爲變在乎呼喻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
丸見蒼海如盤孟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
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
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工酒池辛癸
以亾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壤以三雅之觴趙
武之失眾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季布之疏斥子建

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眾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頹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嗜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樛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棗

者猶輕毛之應颺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爲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桎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

輪作輸

恢作疾
案疾當
作疾

顧作爲

并作弄

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

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輸不能磨斯言

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詭調以杜禍萌

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

而無直亮之鍼艾羣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詔媚小人歡

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

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

害之符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

已哉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勢援之

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

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

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

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肩埽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鞆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聞亦陽

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矣附

之者眾則妄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心之機

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

舊無人
無至則
爲七字
補之

舊無經
字補之

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
之廢疾安其爲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卽爲惡人無事
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
王卽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
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
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
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
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
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
能用心如此者亦安有草靡萍浮倣禮之所弃者之所
羣書治要 卷五十 三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棊

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其所損
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
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
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
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
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
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
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
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欲
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

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剗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刺高馬以適卑車削跼蹀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蝘作蠹
滅食作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鈇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蝘蝓滅食以中蚤

羣書治要

卷五十

言

連筠蓀叢書
靈石楊氏栞

蠹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斃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廿一日開校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校畢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羣書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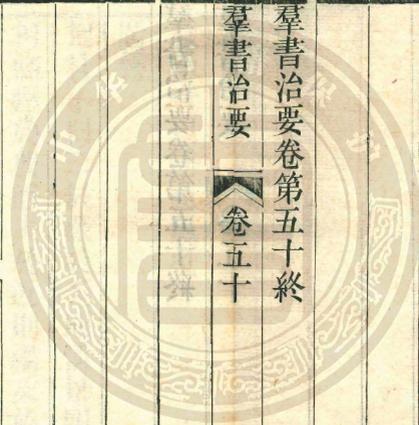
卷五十

張穆校

圭

連筠移叢書
靈石楊氏采

建康文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開校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校畢



06979

